

40年改革题材长篇小说扫描

白 焯

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旋律。40年的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史无前例“史诗性变化”。

面对社会现实的新变化，时代生活的新气象，作为社会敏感神经的文学，以自己的敏锐感知，用独特的艺术方式，跟踪着这一震古烁今的历史进程，描绘着人们砥砺奋进的矫健身影，以及改革开放在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激起的浪花、泛起的涟漪。即以4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准确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及时捕捉着生活的剧变，一直在持续延宕和深入发展。这种直面改革开放现实的作品纷至沓来，构成了川流不息的文学长河，并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大地所上演的“波澜壮阔的活剧”。

改革题材小说的强劲崛起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开始吹拂神州大地，改革题材小说就应运而生。最先扑面而来的，是蒋子龙的在改革先行者身上贯注了时代豪气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进入80年代之后，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便接踵而来，使得改革题材成为文学写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并引领了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强力发展。

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这个发表于1981年的作品，带着不避锋芒的锐气，以重工业部和所属工厂的整顿改革为背景，描写了从正副部长、司局长，到普通工人群众，对于经济改革和企业发展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理世界，堪称描摹了一幅工业战线在改革初期艰难创业的悲壮图景。这一题材的另一力作，来自工人出身的作家焦祖尧，他发表于1984年的《跋涉者》，以某国营煤矿的曲折发展为主线，揭示了国企改革紧迫性与必要性，并提出了煤矿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丧失等严峻问题。两部作品显示了作家个人的艺术突破，也带动了改革题材写作的深入发展。

由于实行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我国农村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精神的巨大变革。以农村改革和农民命运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力作云集的写作热潮。这一时期先后有柯云路的《新星》、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相继问世，其中尤以《新星》和《平凡的世界》引起的反响令人瞩目。

《新星》以32岁的李向南出任古陵县县委书记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引起的种种反弹，把干部队伍里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搬到了前台，作品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了李向南不后退、不畏惧的勇气与斗志，使这个人物身上焕发出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融的精神光彩。《新星》在1984年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创下了全国电视剧收视率最高纪录。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三卷）于1988年陆续发表之后，呈现出一种“慢

热”的情形，作品为更多的人所认知，是在电台联播和作品获奖之后。这部作品以鲜活的人物、扎实的细节，巨细无遗地反映了改革初期城乡生活的悄然变动，以及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在命运与时运的相互勾连中，写出了年轻农人乐于奋斗的精神风貌。作品因内蕴的厚重，写法的朴实，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而后，这部作品越来越为广大年轻读者所喜爱，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性作品。

改革斗士的放手书写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的南巡讲话，重申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重要论述，指引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重要目标，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这样一个全新的目标与重大的举措，这样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变革，以及初涉市场经济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需要一大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改革斗士。一些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也不失时机地把作品关注的重心转向了对于改革斗士的放手书写。

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周梅森、张平、陆天明等作家，用正面强攻的手法，把改革开放在领导干部层面和政治生活之中引发的观念冲突和利益冲突，给予了集中的审视与深入的描绘，并塑造出了一系列有胆有识又无私无畏的新型干部形象。这些被媒体称之为“官场小说”的作品，实际上超越了“官场”的类型写作，带有政治小说的鲜明特征。这些作品中较有影响的，有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等、张平的《天网》《抉择》《国家干部》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



周梅森、张平、陆天明3位作家的政治小说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大致相近的特点，那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激烈的观念冲突之中，塑造人物个性，审视隐秘人性，把干部的品德与良知置于至高的地位，作品主人公常在雄浑厚重的底色上，释放出披荆斩棘的改革斗士气魄与忠肝义胆的英雄主义光亮。他们的一些作品在被改编为影视剧后，广受欢迎。

在以各级干部为描写对象的写作中，还有一些作品偏于反映基层官场的贪腐与反腐的深刻较量与复杂斗争，这些常被人们称为“反腐小说”的作品，实际上超越了“反腐”的单一题旨，而具有更为深广的意蕴，从主要反映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它们属于政治小说。这类作品中较有分量也较有影响的，有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这种新的现实，也给文学反映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写出生活的新样态，写出精神的新风貌。在这一方面，反应改革现实的长篇小说，依然没有令人失望，它们或者描绘现实生活的生面，或者塑造改革斗争中的新的人物，使改

在干部精神世界的透视上，常常带有社会问题的深入反思与人性底里的深切审问。这种写作取向，此后还有多领域的扩伸与多角度的延展。如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等。

多角度地走向深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后，城镇化建设掀起热潮，市场化体制全面建立，新兴科技不断崛起，这一切交织而来，使得乡村与城市的变革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带来的人员流变、机制新变、观念更变等，使得社会生活暗潮与激流一起涌动，表现出既多样又复杂的浑象状态。直面现实的改革题材



写作，也适应了描写对象的这种变化，多角度地走向了深化。

描写农村新人物，反映农村新变化，使一些以乡土题材写作见长的作家，在这一时期都纷纷写出了扛鼎力作。如孙慧芬的《歌马山庄》，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等。《歌马山庄》着力描写了山村女子月月，在随着农村生活不断变化的节奏，开始对于个人命运的尽力把握，虽然并不随心所欲，却也无怨无悔。《天高地厚》则以两位乡村女性放弃进城务工返回家乡的忍辱负重的创业过程，写出了有为的乡村青年抓住改革的机遇的重新扬帆。《湖光山色》在楚暖暖与开田因志同道合而相亲相爱的故事里，既有抱团致富的辉煌，又有欲望失控的悲凉，由此作品提出了致富者如何对待富裕之后的种种考验的新课题。这些作品的场景都是当下农村，而且都以青年女性为主人公，但却由不同人物的遭际与坎坷，叩问了普通农人的人生命运，负载了不同的时代蕴含。

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大的范围上反映改革开放的力作，必须提到阿耐的《大江东去》（三卷）。阿耐是一个常年置身于企业运营的女实业家。而正是以这种亲身经历的感受与见闻为基础，她把个性不同也追求各异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主要人物写得真实而生动，又由他们串连起国企、私企的各色人等，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的挣扎、觉醒与蜕变，既表现了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又揭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异动，堪称全景性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虽然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但却由此获得了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足见作品本身分量的厚重，质量的上乘。

新的生面与新的人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从高端科技到日常生活，从看得见的社会层面到看不见的精神领域，都在日新月异的新变中，表现出新的样态，呈现出新的面貌。这种新的现实，也给文学反映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写出生活的新样态，写出精神的新风貌。在这一方面，反应改革现实的长篇小说，依然没有令人失望，它们或者描绘现实生活的生面，或者塑造改革斗争中的新的人物，使改

轻科幻的现实感

韩 起

青年评论家饶翔认为，作品并没有将“游戏”仅停留在简单快乐的层面，作家在文学中探讨关于城市、关于人类生存、关于人的一些基本的要义。他用了一些科幻的方式来彰显他的想象力，比如，他怎么建构这个城市新的天地。晓航在享受科技想象快感的同时，文字指向的仍是人们最终的归宿——人如何

成为人，人如何在利益面前，仍要保有对人类公平、正义、爱的坚守，这便是晓航在这本科幻小说里所要表达的一种现实感和一种理想主义。

青年评论家季亚娅认为，晓航的超现实主义轻科幻，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异质叙事。小说以多侧面的视角注视着都市新的游戏本质，而城市生活者对于

◎评谈散文·散文的现代化



散文求意趣，这个意趣也要新，意要新在意境上，趣要激活生活、心灵之况味，新意趣新境界就是诗意的外现

梁 鸿

散文的旧与新

有情感要抒发，写诗。有故事要讲述，写小说。有一些想法要倾诉，或与人交流，以及说明、陈述，则更多的时候使用散文。散文的底色是家常、普通和通用，让每个通文墨的人都能拿得起来，引为好打交道的朋友，纳为知己密友。散文和日常生活这种很贴近和亲密的距离，使得写作者不用拉开架势，不像写诗或写小说那样，一下子就“高蹈”起来，以期让人对自己刮目相看。

散文的附属功用别类的文体多，举凡书面交流，陈堂诉求，呼吁旁证，说明陈述，都要用散文。散文使用率高，似乎就给了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放弃它作为文学一种类型的象征价值、美学价值及文化品格的机会。而且，散文在历史上不断被挑剔、拼挤，单独拉出来声讨。人们不断抱怨这个文体身上的毛病，“文起八代之衰”“唯陈言之务去”也好，以及“桐城妖孽”“山林文学”也罢，对散文完全满意的时候不多。试想，诗歌由古体诗、格律诗变为自由诗，就成了“新诗”，文言小说变为白话小说，再发展下去，就成了现代小说，但散文好像总也“新”不起来，或者“新”得让人难以满足。

散文之为独立文体，在于不止于一般意义的交流，也富于文学的精神性，讲究人文内涵，高蹈于尘世之上，富于超越性、间接性等等。中国的文学向来提倡载道、立心，载道成了传统，理大于文，变得沉重了，人们便向往轻巧、灵动。但小品文或当代散文走市场久了，“小散文”多了就变轻了，变琐细了，干脆沦为心灵鸡汤，容易被人低看。散文的普及与文化的普及是同步的。随着国民教育程度提高，散文队伍不断壮大，大家争先恐后地一猛子扎到散文之海里“游泳”，但探讨和琢磨如何在其中“游泳”的时候并不多。看到过许多写亲情、写家乡、写思乡、写大自然的散文，抒真情，讲真话，具真性情，写的人很自得，但看的人并不买账，总会认为缺乏辨识度，不能打眼，希望出新。散文如何出新？到头来谁也没想好，散文面对深重的现代性，在成为大众文体之后，如何拥有新的品格，或者使其以更多的杂质或异质，呈现新的样貌，从而赢得新的肯定。不少时候的问题是，人们总试图拿小说或诗歌的标准衡量散文，这并不公平。

小说或诗歌的利器是以虚构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或构建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表达作者意图，小说或诗较之散文的巨大的优势是其间接性、陌生化以及超越性，小说或诗有很强的“寄寓性”，小说可以充分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人的内心由于现实冲击而带来的复杂律动，以曲折的、间接的表达方式构建陌生化世界，小说家或诗人拥有天马行空的便利，手里握有足以达到“新”和“异”的密器。散文的基本伦理是真实，这种不得虚构、不得“欺瞒”的规定性，许多时候限制着散文在发挥其作为文学所应该拥有的陌生化、精神性或超越性的发挥，但这不应该成为散文拒绝求变的理由。

散文要出新，还是要淬炼思想性，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对人性有新的洞察，对世象有新的思考，以此作为散文的使命。文学最大的力量是深刻的、独特的思想，陈言之务去，首当其冲的是去除陈旧的思想、陈旧的理念。如果对生活缺乏新的发现，必定丧失散文的思想力量，散文走市场，其思想格局必定会变“小”、变“浅”、变“淡”，在小格局中难以出新。而“大散文”所要求的有文化意识，有宇宙情怀，篇幅巨，话题大，情绪饱满，则要避免越写越浅，越写越矫情。散文创作者必须提升学养与思想境界，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达成自我与当下现实的某些深刻连接，散文“大”还是“小”也许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满足于写一己个人生活点滴，沉溺于“物”的赏玩，人们不再追求大我，私我写作泛滥，作品与时代、政治、社会的关联度缺失了，作家对社会与未来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与前瞻，必然难以从思维原有的窠臼中跳出来，更谈不上思想性上的突破。

散文之新，当然讲求表达之新，写散文同样要有诗心，追求诗化的表达，以小说家的灵动征服题材，以观察世界的卓异眼光挖掘素材，讲求意境、胸怀与看取事物角度的独特性，对同样的事物，相似的经历，能够从不同角度去探查，诠释出新意。散文表达的那些见解应该不同于他人的发现，掉书袋也要掉得自然，轻易不要掉书袋，那种把见解埋藏在画面背后的表达，让人们在形象背后能悟出道理，才是更高级的表达。“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人活得不好，文字却可以像苏东坡那样有感染力，这得自苏东坡那种既境界高拔又能够贴近人心，心灵气度宏阔又细腻温婉，善于思考自己与时代相濡的关系，又能拉开一点距离，这样的精神样态对他处理笔下的文字，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家自身的精神生活、坚实追求、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会对题材的处理产生异乎寻常的效果。散文求意趣，这个意趣也要新，意要新在意境上，趣要激活生活、心灵之况味，发现并表达生活中微小而可爱的隐秘，人的心灵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人与人关系之中的微妙韵致，历史发展中浮现过的纷繁烟土，新意趣新境界就是诗意的外现。

散文之新，更要体现在文字上。文字作为表达体系，是思想的直接显示，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更是作者深层文化取向、气质取向、审美取向的外化。要提倡从中国文字的传统中寻找语言灵感与精气神，去除翻译腔影响，散文语言之美之新，不单在于打破语汇和句法上的常规，更要在民族民间化，在语言思维方式上求新求异，像贾平凹说的那样，精美与拙美结合起来，将不同职业人群的语言、不同地域语言提炼萃取出来，融汇乡间的青草和泥土，城市的纷扰与现代，需要语言上的“去知识分子化”，去过分书面化，将语言组合为有意味的形式。出新意味着探索、试错，对词语玩味后的制约，找寻对象与词语最大的契合中有所突破。

（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辑）



改革题材的小说写作实现了艺术上的再度刷新。

网络科技在新世纪的长足发展，不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催生了依托于网络平台的网络类型小说。2015年，由郭羽、刘波合作撰写的《网络英雄传——艾尔斯巨岩之约》面世，及时地弥补了写作领域反映网络科技与网络从业者生活的空白。作品以“互联网创业第一城”杭州为场景，以两个创业者的另类“创业决斗”为主线，书写了郭天宇、孙秋飞、刘帅等大学生创业者，从小公司做起，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创新求变，终于抓住互联网时代的难能机遇，登上国家财经领域的峰巅。因为两位作者本身即是成功的创业者，作品的艺术构思立足于扎实的创业实践，作品不仅广泛涉及了互联网时代的方方面面，而且内含了丰富的经营策略与切实的实战经验。主要人物不仅个性突出，血肉饱满，而且充满时代新人的励志追求与“弄潮”精神。

在既着力开掘新的生面，又着意描绘时代新人方面，还有不少作品也令人印象深刻。如吴崇源的《穿越上海》，在描写民营企业太一公司的艰难奋进的同时，还塑造了民营企业企业家苏泰达的独特形象，由他对资本家身份的自我反思和坚定超越，表现了新时代的民族企业家的新素质与新境界。晏彪的《中国创造》，由国梦牌民族鞋业在艰难蜕变中的起死回生，在不懈奋斗中的一步做大做强，塑造了新型企业家汪海洋的鲜明形象和独特个性，并由这个领军人物引领企业跨越行业，走向世界，展现了深蕴于新一代企业家身上的民族梦想、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读来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几部有关军工题材的小说作品。如王秋燕的《向天倾诉》，把镜头对准远离都市的航天发射基地，写出了新一代军事科技人的风险与风采。陈可非的《天啸》，以某导弹部队为场景，描写三代官兵经由这一特殊战场的军事陶冶与科技洗礼，先后成为科技强军的先行者。这些作品不仅让人看到了现代军工与科技的新发展，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代新型军人的强劲崛起与茁壮成长。

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作，因时势而变，随时代而行，这使它在跟踪时代脚步，折射时代身影的同时，也以传导时代的脉动，高扬时代主旋律，推动着现实题材写作切近着生活洪流和时代气韵一路前行。

（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现实深切的关注与认真的思考，在晓航充满智力优越感和想象力的轻盈叙事中，蓬勃生长为一种对于未来新图景的衷心渴望。



晓 航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